

三十集电视连续剧

南洋家书

(初稿)

编剧：伟雄

(1-5)

二零一二年十月

三十集电视连续剧

南洋家书

(初稿)

编剧：伟雄

(1-5)

二零一二年十月

电视剧大纲：

序：

（画外音）

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，只要有水就有华侨，而有了华侨就有侨批。现代人感到陌生的“批”，是古汉语里头的“信”，保留在福建与广东的方言里头，沿用至今。从唐朝开始，那些漂泊的海外华侨与国内的侨眷依靠德高望重的水客来带信送钱，这种原始的邮政到了清末民初，开始了迅速的变化，侨批行业一下子从水客时代，形成批局时代，演变为银行时代。在对外经济蓬勃发展的当时的闽南地区，不但有三个政府，七支军队，还有凶猛狡猾的厦门虎横渡鹭江。

清晨，在迷蒙的雾中，芝莎丹尼号邮轮缓缓地开进厦门港。

（场景：厦门湾的海景，山峦。南洋吕宋的美属。英属、荷属殖民地港口的汇兑信局。“厦门虎”、邮轮入港码头的“下海”场景。）

第一集 侨批姻缘

在厦门设点的金沙汇兑信局迎接邮轮，接来了专门经营海外侨批业的昌叔，他这次特地回乡挑逗聪明伶俐的少年刘坤耀过番，并把自家亲戚的女儿嫁给了他，继承事业。不料，他回乡路上被跟踪一直到家。在小两口的洞房花烛夜，土匪上门敲诈不成被击退。

（“婚礼”、“打劫”）

第二集 爱情密码

刘坤耀在刘陈氏的陪同下从乡下启程，走水路、陆路经安海、同安到集美最后到了厦门。途径安海五里桥之时，小夫妻立下了山盟海誓。阿月赠夫君会文堂歌本《陈三 五娘》一本，玉手镯一个为念物。刘老二留在了厦门二盘局，他结识了歌班的台湾小姑娘阿璇，并爱上了她。昌叔则故意与全省各地的水客在那段时间搞挤兑，提钱寄存中国银行，差点整垮了日本的台湾银行。歌本成了侨批的密码。

（五里桥、中国银行、日本银行、昌叔指导密码）

第三集 一封家书

到了乡下，阿月带着未成年的小叔子与六个小妯娌开始过着新生活。成为理家理财的好手。等到了第一封信，也引起了土匪的注意。强盗绑架了公公，要阿月拿汇到的头笔款到匪窝赎回饿了三天的老人，刘家不得已妥协。强盗与华侨大户约定不抢侨信的协议。抢劫银信的土匪被执行死刑，阿月主张新文明，但劫匪仍被当地行刑队用大刀执行砍头。

第四集 土地风波

受惊吓的老人在垂危之际，把管家的责任交给了阿月。娘家传来了弟弟发疯的消息。弟从南京回来，宣传新思想，他赠卖田地，遭到官府与土匪的联合追捕，他被关进了军阀的地牢。在送老三过番的同时，阿月作出决定，迁居安海发展事业，同时避匿。

第五集 生死逃亡

弟带领一群学生与刘老三逃到了集美学校，又逃亡南洋。后来拐回香港，到中国银行经营侨批业，华侨暗地里支持革命。阿月告别乡亲，在逃亡的路上根据源叔的指导，沿着闽南金三角布点，几个中转站同时开业。亲兄弟们成了经理与派送员，他们往返于厦门、漳州、

泉州、晋江。路遇老虎、土匪、骗子无所畏惧。在设赌局之类的讹诈下，她来到厦门。

第六集 安海情思

大量的侨批物资通过海路在安海中转，许多晋江与泉州，及南安、永春、德化的水客与侨批局在此开会了。老三不但学会了西洋乐器，还从这里告别乡亲下南洋。他最后在海外参加了革命。待1939年回大陆新四军参战，他牺牲在皖南事变。

第七集 鹭江两岸

由于匪乱，还有黄华周的帮助，阿月终于来到了厦门，她巧遇阿璇的父亲，安排他们父女见面。黄华周帮助她排遣内心的孤单与寂下。培养她出入金融圈子，认识了正在搞厦门建设的众多人物。认识了许多宗教人士，见识了西洋唱歌班，接触了梨园、歌仔戏。但是，意外接触了外国嬷嬷，她却开始学习简单的接生医术，后来经常到城外的许多农村宗族聚居地实习与学习。

某日厦门的娱乐业初出，黄华周的陪同下到了思明戏院，他们去给阿璇捧场。不料就在这里，她突然又遇到了土匪小六指。他恶虐残暴，却喜欢到处搞道路建设与教育。在后来的几个具体的投资项目里头，他们经常相遇，一个怪圈逐渐形成，阿月、黄华周与土匪小六指展开了一场三角关系的精神恋爱。

第八集 做鸡蓉面

漳州的水客郭先生饱受旅途饥饿的困劳，设计快速面，说服阿月入股。经过了多次实验制作成功。他们邀请海外的华侨大资本家回国，在上海举行的博览会大获成功。当他们大为高兴的时候，不料境外的汇率变化，却压垮了这家侨批局。国内侨批局的倒闭，一时造成了金融混乱。许多投机分子与无辜的侨属纷纷投海自杀。最后即溶面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第九集 曾厝垵

闽南的水客们成长为银行家，利用侨资搞电力、自来水、市政、交通等建设，阿月受邀请乘“普通车”来曾厝垵，见识上李水库，懂得自来水，海边的海军机场却遇到了小六指，他应经成为闽南地区的土皇帝。他除了敲诈华侨钱财，竟然还在闽南地区造了两个机场。他正在实地考察水上机场，而且已经完全地处在了癫狂的状态。

第十集 圣妈草妈

在阿璇的邀请下，阿月又来到了厦门海边的圣妈宫。这里的几个姐正热热闹闹地为民间的魂魄超生。他们说服阿月捐款，想让她支持她们的戏班子，不料，她却着了迷。宝生大帝、林默娘与众王爷的故事，其他民间圣灵的故事占据了她的心灵。她在梦中见到了变成王爷的刘坤耀。

第十一集 侨批一条街

虽然金融中心已现端倪，由于邮政汇兑的特殊政策，侨批业主纷纷从水仙宫、番仔街搬到人和路经营。不再争议谁是天下第一局了。由于阿月的个人信誉直升，而且经营得当，她配合公会做了大量的工作。

第十二集 鼓浪屿

接受黄华周的邀请，阿月诺干人等来到了鼓浪屿。她认识了各国众多的华侨精英。认识了许多类型的老外，尤其在认识水库、风力发电等等新生事物，甚至参与了市场的规划与改

造工作。华侨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世界。福州帮与厦门帮（台湾林氏族）展开了“国富民强”或“民富国强”的政治讨论。阿月没有吭声，她认为如果没有人，什么意义都没有了。

第十三集 智杀恶匪

十九路军从上海入厦受到了华侨与侨眷的热烈欢迎，各地的华侨也纷纷投诉小六指的罪行。该匪却肆无忌惮地培训飞行员，在闽南各地造机场。当福州来电让他去开会，众部下纷纷劝阻。但是，当他请教阿月，阿月表情复杂地点头让他前行。

第十四集 山雨欲来

阿璇父女终于得以相认，但形势恶化，日本殖民当局已开始准备战争。阿月参与了动员演出《木兰从军》，安排许多侨属离开厦门到附近的龙溪、海澄避难。许多不知国情的民众没有离开，他们只在当天才开始逃难。

第十五集 厦门血战

三天的战争过程，当地军民节节抵抗。日军发动的陆海空的立体突袭，但是遭遇当地驻军与民众的有力抵抗。侨批局的派送员也使用简单的武器参加了巷战。最后一名正规的十九路军战士在后江埭不降自杀。大量的难民涌到了鼓浪屿。

第十六集 散金救灾

阿月在鼓浪屿接应大量的难民，甚至仗义疏财，发出大量的现金，资助难民流亡海澄各地。她同时暗中联系海外华侨，策应他们在境外捐款捐物，甚至动员他们在境外踊跃参加归国慰问团。大量的南洋华侨从居住地回国。

第十七集 可爱的家

根据家书得知，日本宪兵对侨领的迫害，吕叔死在马尼拉。而喜欢铜管乐器的老三，参加慰问团，回国加入了新四军参战，不料遇到了皖南事变，牺牲在皖南事变。

第十八集 交通断了

日本鬼子登陆鼓浪屿，对于阿月心存敬畏，没有侵犯。但是，他们在鼓浪屿进行血腥的逮捕与镇压。侨批行业与国府联合起来教训银行家殷雪圃。最后刘氏四家侨批局忍辱负重。

第十九集 抗战胜利（义子归来见到弟弟）

经过了八年的艰难抗战，厦门人民沉浸在欢呼声中。不料，归国来的弟弟手牵着一个混血儿下了轮船。阿月遭遇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，悲欣交集。后来，她慢慢接受了这样的事实；另一位准弟媳阿璇却与其父准备回台湾。这成了另一对情人的一场世纪之别了。

第二十集 大米纸币亿元支票

连续几年的金融混乱，侨眷拒绝金圆券银圆卷，侨批局组织大米直接派送。一些侨批局参与了金融投机，也赚了大钱。金融危机与战争失利让蒋家政权败退台湾。阿璇最后也去了台湾，与老二再有没有会面了，只能依靠家书往来了。

第二十一集 改天换地

多数的侨批局留下来观望，宣传人民币的优越性。阿月极力支持侨批局与政府配合，甚至引起了海外局的误解。

第二十二集 脱胎换骨

在闽南地区的对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，这是侨批业的一次大洗牌。经过行业同仁的推举，阿月想出了对外保留原字号，内部联营，外汇归公的具体方案。此此举让侨批业延续到了上世纪的七六年。老二因为地主成分、资方代表境遇极惨。厦门的许多职工被当做狗腿子，组成搬运公司、加工厂，自谋其力。

第二十三集 走进学园

阿月受乡下小学邀请，临时当了小学老师，专讲应用文的写作。谈及古文与家书，滔滔不绝。

第二十四集 侨米侨油（困难时期）

刘坤耀在印尼的船被美军舰拦截，在菲律宾被美军三次追捕。刘老四下落不明，但闽南地区的侨米、侨油仍源源不断。最后刘坤耀失踪。

第二十五集 重返舞台

中国银行的职工们自动组织下乡，他们演出与动员侨属。重新上演《陈三 五娘》。阿月被邀请再次登台，一时情绪失控。

第二十六集 文革洗礼

阿月遭遇游斗与清宅，彻底被扫地出门了。刘老二惊恐之下，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。台湾情人托海外侨批局捎来雷达手表没有人接收，中国银行补贴此资方人士五百元为丧葬费。海外刘坤耀因此也走入低潮。

第二十七集 侨汇侨供

七十年代的物质供应让阿月有了特权，但是她拒绝票贩子的蛊惑，而是支持一对又一对的新人，成了月老。

第二十八集 落实政策

随着政策的演变，阿月被请回厦门的豪宅，她与从前的佣人、新认识的朋友住在一起，她偶尔给集邮爱好者讲一讲邮票与邮史。

第二十九集 投资热潮

八十年代的投资热潮，刘老五机灵第转变思想，他们握手言和。经过一番运作他们将三国手握巨款的伯父与会计引回大陆投资。老二的台湾儿子也回来投资高科技，刘老五成了两栖类的企业家。阿月没有过多地参与台面上活动，却极力支持圣妈、草妈宫、王爷宫、以及解放军庙的修复。

第三十集 世纪之别

出国留学的邻家孩子带回零碎的消息，刘坤耀也寄回不少的信件，经过人生的无数艰辛，他平静地离开人世，没有完成叶落归根的心愿。一辈子孤单的刘陈氏也在新的世纪，在一群非直系亲属的团团拥护下，她的手里紧紧地捏着一叠的家书，在《陈三五娘》的乐曲里走完她的人生旅途。

序：

一个迷蒙的早晨，一艘三根大烟囱的大型邮轮从浩瀚的南洋慢慢地驶进台湾海峡，航行途中波浪翻滚，四周是无边际的大海与天空，然后经过大担、二担、青屿等小岛屿渐渐驶入厦门湾。

（画外音：

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，只要有水就有华侨，而有了华侨就有侨批。现代人感到陌生的“批”，是古汉语里头的“信”，保留在福建与广东的方言里头，沿用至今。从唐朝开始，那些漂泊的海外华侨与国内的侨眷依靠德高望重的水客来带信送钱，这种原始的邮政与金融行业到了清末民初，开始了迅速的变化与发展，侨批行业一下子从水客时代，形成批局时代，进入了银行时代。但是，就在当时对外经济蓬勃发展的闽南地区，不但有三个诡异的政府，七八支衣衫褴褛的军队，甚至还有凶猛狡猾的厦门虎经常横渡鹭江来觅食。）

在邮轮经过的湖里山一带的村庄仿佛还在睡眠里。几个渔民摇着小船出来讨小海。撒网渔民发现前面漂浮着一捆稻草，认真一看，稻草后面一只大猫亮晶晶的绿眼睛正盯着他们呢。原来这是南太武山泅渡来的大老虎。他吓得一下就摔倒在船舱里。

在迷蒙的雾中，芝莎丹尼号邮轮缓缓地开进厦门港，最后停泊在鹭江的中心线。周边是厦门湾的海景，山峦。还有孤独的鼓浪屿。在水仙码头这边，简陋的路头、码头边上，许多人群乱哄哄地奔跑着。开元路、横竹路、大史巷、磁街、挑水巷，到处的大街小巷都是开门与关门的响声，很快就万人空巷了，只听到有的人大声地叫喊着：

“下海啦！下海啦。。。 ”

他们纷纷跳进一条条的小舢板，摇着橹靠近行驶中的大邮轮，大船划过的浪头将小船上下地抛起。他们挥舞着手里的绳子，绳子上有多钩的头，瞬间飞上勾住邮轮甲板上的栏杆，在翻滚的浪花中，犹如演杂技的演员，十几个人冒险先后迅速地爬上了轮船。他们是抢生意的客栈员工，一个个气喘嘘嘘地敲船舱客人的门。当客人打开了门，他们迅速地抱拳行礼，手脚麻利地往行李箱上贴标签。其中一位行李箱被贴上了“金沙客栈”。这时候，天色黎明，

行李的主人，西装衣着，五十岁左右的水客源叔，笑吟吟地信步走出舱门。

（镜头拉长，海水与家书混合背景下推出字幕：

南洋家书）

水客源叔在几个挑担与扛行李的伙计陪伴下，走上了简易的码头，挤过拥挤的人群，拐进一条条曲曲弯弯的小巷里。他们来到了一座骑楼建筑，门上挂着“金沙客栈”的牌子。一伙人顺序进去了。不料，他们没有注意到，后面又跟上了几个鬼鬼祟祟的码头混混，就躲在了窗外窃听。

（女性画外音：

源叔是南安山里的华侨世家，也当的水客，这次他回乡选中了一名聪明伶俐的少年，计划将他带往南洋国外，培养成侨批局的头盘局经理。当然，这个孩子必须知书识礼，而且人品高尚。他已经事先与乡下的世交刘家联系好。）

金沙客栈里面有一个巨大的保险柜。几张简单的写字枱与椅子，墙面上还有一块小招牌写着“代书”。两个穿西装与长衫的土里土气的职员起身接待源叔。

“已经交代好船只，挑银的已经在码头等待。宋帮龙字号的批信早在一个礼拜前就已经取出来了。”那个刚才还正在敲银元的职员上前汇报。

“乡下的事情也已经商量妥当。那个孩子就叫刘坤耀。现在，刘家正在给他操办婚事，女方是我们家的面线亲，读过三年师范学校的陈家姑娘，名唤月秀。父母在南洋早已去世，家里只剩下姐弟二人，家族公益基金长期支持他们的生活。”另一个坐在代书位置上的职员也上前汇报。

“刘家是金沙乡最大的大家口，听说其太祖早年在南洋的荷属殖民地当过甲必丹，英文叫 captain，现刘家主事的太爷还健在，和你家成亲者，嫡系长子也。那是他刘家三代单传的亲生血脉，余下孩子都是拾来的。刘家下聘金有三十担谷子，一百领的草席，金闪闪的二十金条。。。 ”

源叔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。他一边整理行李，一边就从一口藤条箱里掏出了一把蓝光闪闪的德国盒子炮放桌上，他认真地擦着枪。

窗外两个小混混见状吓了一跳，面面相觑。

甲对乙小声哆嗦道：

“兄弟啊，清朝换革命，杀头改打铙”

乙恶狠狠地大声回应甲：

“没路干！无力遇着虎，我等码头十八铜人，拼一下看。。。 ”

天色渐渐转亮，源叔一手提着文明杖，带着诺干人走出金沙客栈。这条海边的街道都是两三层楼高的骑楼建筑，满街的汇兑庄、钱店、档次不一的客栈，其中“漳发站”与“泉发站”的大招牌特别醒目，还有娼寮与许多的花店。他们去赶船离开厦门回故乡了。

两个码头小混混继续远远地躲着，探头探脑地跟上。

第一集 侨批姻缘

(背景音乐与文字:

“因送哥嫂，我来潮州；磨镜为生，却为五娘。。。”

——引自古典南音《陈三 五娘》

三天之后下午，源叔满面光鲜，气度不凡地带着一路的风尘，回到了南安乡下。

上世纪初的闽南农村，低低的秀丽青山淌着绿水，曲线明净的水田倒映着几座大山。山谷之间，高高低低地满满的一片黑压压的黑瓦古屋。在一座座的大宅中间，有一栋威严、深沉的五进大厝，它的两旁又有两排长长的几十间护厝。大门口挂着红灯笼，贴着喜联，有几个草台班子正门外的大埕在化妆与排戏。耳边是《陈三 五娘》、《狸猫换太子》，慢悠悠的古丝弦余音绕梁。

“嗨，陈三的，你的身段应该焦急些，哪有这般演戏？”班主指着那男的痛骂。

“老板莫气，且待小生细解说，只因那东家连日好客情，小生我难免欢愉又贪杯。。。。。”
这陈三连说带唱，自我陶醉。

“为定亲我们才唱了三个晚上，今晚的大婚，我们可还要唱。明日为昌叔‘脱草鞋’还可以唱。好不容易来了个好地方遇到了好东家，你要是吃得太油，连拍胸舞都下不了场。”
班主也一脸的无可奈何。

源叔在大门外“倒照”边的厢房坐定，桌子上摊开了一叠的信件与银元。许多乡亲围着他。屋里屋外不认识字的乡亲让他朗读南洋来的家书，有大喜者，是番边的亲人赚到大钱，手舞足蹈；有大悲者昏倒在地，几个人在劝导着；得到了平安家书者暗暗称庆，口中念念有词往外走。轮到了刘家，虽然亲戚没有寄钱，源叔说海外交代有重要侨批一封。

大户刘成全自己不在现场，旁边侍候的老妈子急忙将昌叔迎入“大夫第”的三落大厝，里头天井四边的过道排满了八仙桌，许多各地的客人在等待上酒菜。源叔他先进了“扛头”（厢房），再泡新茶。老妈子多问了几句，源叔笑吟吟地说：

“大姐何事如此繁忙？按信里的要求，你家刘昆耀马上要即日启程跟我下南洋做学徒

了，陈月秀是我的亲外甥女，她得叫我姑丈哦。你可知否？”

“老爷遇到麻烦事，正在厅后训话。。。 ”

在后大厅里，几个刘家长辈正在训话。

排头的刘老大昆耀有十五岁左右，文弱清瘦，穿马褂长衣，显得规矩老实。其余六个小孩普通衣服，一字摆开，其中两个气喘嘘嘘地坐在地上。他们的年龄参差不齐，坐在地上的老七可能只有五岁。刘成全手执文明棍，站在清朝官服的祖先画像牌位前，他的脑后勺还悬着一条灰白色的小辫子。他每说一句话，小辫子就像马尾巴的节奏甩动。

“你们几个知道回来了就好！我们刘家已经三代单传，人丁不旺，你们父母写契，交代与我乃三生有缘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哦。今后你们老大、老二、老三过了南洋，或留在厦门做生意，家里的人数就更少了。你们的祖父在世有遗言，希望留下一人守家足矣。该儿子必须种好这几亩薄田，昼夜防范山那边的土匪。今天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们刘家世代善良，耕读持家，勤奋经商，待你们视同己出，绝无拐卖人口之意。”

刘家长说得恳切，旁边的老头老太长辈们也不停地点头。

“今晚你们的老大成亲大礼，你们兄弟几个万万不敢再出丑了。”

“肚子饿了”

坐在地板上的小孩突然冒出一句。刘成全一愣，同时也瞥见了老妈子引进来的源叔，旋即请大家大厅就坐。

众人宾主坐定，源叔递过侨批，刘成全细心细心读罢，大喜过望，连声说道：

“太委屈你家外甥女了，犬子刚长大成人，文不成，武不就。承蒙源叔看得起，在下十分的荣幸啊！”

“倘若不嫌弃的话，我们今天就是亲家了。”源叔不卑不亢，却也满心的欢喜。

“我们是亲上加亲了。”刘成全满意的很。

外面的鞭炮声炸响。迎亲的队伍与送亲的队伍结合在一起，进来拜祖宗了。门口外的大埕上人们，全村老少都同时伸出竹筷，迫不及待地夹着大块的肉往嘴里送。他们兴奋滴大吃大喝。他们顾不得大厅才刚开始传来主事的诵读声：

“一拜天地。。。。”

“二拜祖宗。。。。。”

村民们、族亲们猜拳行令、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他们的喊叫声传得很远，很远，回荡在小山谷里。太阳在热闹中下了山，月亮又爬上了悄悄观望。这是一场通宵的美酒。

石埕边的舞台开始长期依依呀呀的古南音。

（画外音：老子曰，福，祸所依兮。表面很安静的山村，几百年来从来就不平静。破产的农民、外省来的乞丐、辛亥革命后失业的清军与革命军兵勇，他们白天在宗祠寺庙练武、喝酒、吃白饭，晚上就出动打家劫舍。为首的是个年轻人，人称小六指，他个头不高，瘦瘦的脸长着许多麻子。）

正当金沙村里的人们大吃大喝之时，附近山里一大伙涂黑脸、穿黑衣的汉子们紧张地赶往大夫第，跑在前头的两位带着加官面具，不小心给掉下来，原来他们就是从厦门一路盯梢回来的码头混混。

跑在最前头的土匪气喘嘘嘘，扛着碗口粗的竹篙，后面几十个人拿刀的拿刀，提枪的提枪，一个个很兴奋。

深夜，小小年纪的阿秀蒙着红布肚子坐在新娘房。这是大厅旁边的大房，属于长子。她听到公公还在和姑丈谈论新夫君坤耀，急忙扯下了红布，移步房门，拉开一条缝隙。

“阿哥，您尽管放心。刘家为藩国开荒垦地、流通商贸、甚至出生入死，驱逐红毛，赢得了独立战争。该国岂有为难之理？况且，现在刘起叔乃番国的大将军，权倾朝野。。。。。”

“打铁师傅刘起叔？”公公刘成全有点惊奇。

“阿哥须知，英雄不论出身。咱们的老祖宗三国刘备，他原来不也是卖草席、卖草鞋的布衣？你家尊在台湾抵御矮脚倭寇统治，搬家回唐山，指望发展老家经济，但大清政府非要他买山西票号的大夫官衔，才可以建大厝。害的他与这些腐败官僚应酬，又染上大烟，实在可悲。”

“亲家，坤耀这孩子踏实肯干，但没有什么实物经验。以后就全靠你栽培。倘若他学做人、做生意有错，该打、该骂，不要心疼。”公公再三拜托。

“现在宗族同乡会需要人去做学徒，搞水客侨批生意。我看坤耀聪明伶俐，学它八国语言准没有问题。当然，坤耀还得学着跟红毛番、西班牙人、当地土人、英国人、美国人打交道，将来番客的钱就靠他转回家来。至于倭寇，他们与我唐山南洋客，与我们刘陈两家世代有仇。”

土匪来到了刘家大厝的护院，两三个土匪将竹篙斜靠架在墙上，后面背大刀的土匪一阵助跑，踩着竹篙上了屋顶。也有手脚笨的踩不准摔了下来，手捂着裤兜痛得直叫妈。等到土匪们上了屋顶与墙头，小六指就大摇大摆往大门走。他要亲自去开个好价钱。

“老爷，郑小六指带了一伙乞丐来讨红包了！”佣人冲进大厅大叫。

两个大人起身，互相对视，刘成全吓得直发抖。但源叔面无惧色，与之一道移步大门外。

在石埕的正中，年青的小六指穿着黑色开襟服，扎着布腰带，腰上别着一把红穗带的杀猪尖刀，手里提着一把火铳，操着莆仙口音大声喝道：

“恭喜了，刘家长。如今的世道，没钱的怕有钱的，有钱的怕当官的，当官的怕土匪的，土匪的怕没钱的。我们天不怕，地不怕。就请水客源哥与你赏我们兄弟几个红包。”

源叔冷笑一声，摸了一下长衫里的驳壳枪。但是，抖抖嗦嗦的刘成全拦住了他，往后招了招手，佣人端出了一磁盘的银元。他颤声道：

“六指大王驾临，犬子有福。众位绿林好汉千万莫急，在下已经准备了点滴茶水费，万望诸君笑纳。”

小六指笑了笑，接过了茶盘道：

“太少了吧？贵府今日办喜事，又有南洋水客光临，该给个双份吧！”

源叔沉吟片刻，从口袋里又掏出了十个鹰洋。小六指大喜，又作谦虚状。他也挥手叫背后的刀客上前端走了银元。然后，他掏出了一张揭帖，上写“革命军公告”云云，转身也就走了。

源叔注意到两个厦门混混有点面熟。上前拉住一问，他们自爆家门是惠安，一个说回去厦门就开一个打金店，另一个说要培养孩子开飞机或开轮船。源叔听了他们的豪言壮语，微微一笑，再读了手中的揭帖，一时理解与反应不过来，不禁疑问且自言自语道：

“这些人也算是革命军？”

临走之前，众匪徒远处齐声唱喏：

“谢新郎新娘！谢南洋客及贵人赏封啦！”

小刘陈氏坐回黑色的雕花眠床，她幼稚的脸庞和眼神充满了遐想。

厅后门的被洁牙一声推开，新郎坤耀满身酒气，头发粘着稻草回来了。他吹灭了油灯，

摸黑走到床前，一屁股坐了下来，大口地喘气。

阿月赶紧起身，她从头上取下一把梳子替小夫君梳理起来。

“娘子，父亲大人。。。要我们今夜。。。为刘家留下后代。”坤耀结结巴巴地说。

阿月默默地点点头，她插好木梳。一件一件地解开外衣，脱掉肚兜和内衣裤。坤耀醉眼朦胧，他看见透过高窗的月光照在她洁白的身子上，糊里糊涂又说：

“娘子，听说你读过师范学校？”

阿月娇声应道：

“那在乡下叫做高小，我读过莆田的护士学校呢，今冥该懂该做的事我全知道了。”

坤耀喘气说：

“惭愧啊，我还没有读过外文，在山里只有读私塾，熟读《四书五经》而已，练了一手柳体字，平时已经能为邻里乡亲代笔了。还是我老爸启蒙的。但是，我看过牛栏内的阿黑与阿黄在田里是怎样办事，一切没有问题。”

“怎么不行？”阿月问。

“给土匪吓了。”坤耀哭声。

月光渐渐偏移，映照在闽南雕花眠床上，镶嵌着十八张图，木雕小人儿演练的三国故事。那也，那些小人儿见证了两个朦胧少男少女的恩爱，那是一场甜蜜而没有结果的“战斗”。

清晨，大厝前的石埕占满了族亲与乡亲。一辆木轮子的牛车与准备下南洋的坤耀与源叔诸人。众人垂泪，惜别依依。一会儿坤耀出来提着一口藤箱，老二背着褡裢跟在后面，老三抱着一捆衣服追出来：

“哥，你以后可一定记得回来，带我过番哦。”

老大点头无言。他的目光默默地最后看一眼这古厝、老父，还寻找昨夜的娇妻。在鞭炮声中，他看见父亲颤巍巍地出来了，他硬撑着伫立在大门旁，忍住泪花，他背后的门神挥舞大棒，十分恶煞。他向儿子挥了挥手。

老七冲了过来抱住坤耀的大腿却是喜气洋洋，他冲着人群喊：

“我哥要过番了，要做番客了！”

请来的师公（道士）也出场了。他们分开人群，站在牛车两旁。一脸表情的大师公口里

念念有词：

“空空腔！日头出东方，扫尽瓦上霜；贵人前头引，前程发金光。”

“轰轰腔！此为贵人时，出门包平安；吾神靖南海，兄弟都安康。”

大师公开始作法，长袖飘飘，剑光闪闪，舞到之处，村民惊慌而敬畏。

源叔站着远远地看，不以为然，频频冷笑。他对身边的乡亲说：

“我们刀枪见多了。在安南我们和冯子才将军打败了法国人。在台湾刘家的黑旗军也杀过李鸿章狗儿子带来的日本兵。我前后几次带回的驳壳枪、牛腿枪千万要一定要收好，以后定有派用场啊。”

乡亲们连连点头。

牛车带着一伙下南洋的“新客”就要起驾了。突然，阿月从大厝里冲了出来，她双腿跪下在了刘家长面前，，她昂首望天，声嘶力竭哭道：

“父亲大人，我已经是坤耀的人。我要跟他一起走。我要送他到码头，到安海，到厦门港，去那实力坡。。。”

在阿月的哭声中，大门前三个乞丐脱去外衣，光着膀子跳起拍胸舞。几个小叔子也搅合进来。真假乞丐一起按节奏起舞。先跳《郑元和》，再唱《李亚仙》。他们解释的肌肉整齐划一响着快乐的生意。

“天啊！我要跟他过南洋。。。。。”

阿月再次哭嚎起来，她的哭声在山谷里回荡。

第二集 爱情密码

（背景音乐：

“五娘听仔细，我本世家陈，因爱美娘子，屈做磨镜人。。。 ”

——引自草台班歌簿《陈三 五娘》）

从山里通往山外的古驿道，一辆牛车载着姑丈、刘老大、老二一批小孩慢慢地走。后面跟着一辆骡马车，上面堆满杂物、行李与稻草。刚跳完拍胸舞的农民与下南洋的新客几个人，面无表情成了赶车的把式。来到一个三叉路口，他大声叫喊：

“头家，往哪继续赶路啊？”

“安海！”源叔高声应道。

“安海是什么所在啊？”一个女孩子尖叫着，她从骡马车的稻草堆里突然站了起来。原来阿月一直藏在里面跟上来。她稚气未脱的脸庞上还挂着泪珠。几个大人孩子又哭又笑。

“哇。。。。。。”几个孩子齐声欢叫，源叔也跟着笑了。

“我们先到水头，再到晋江的安海。从那坐船可以去厦门，然后可以去香港。也可以直接下南洋，去实力坡。在那里就是花花世界了。”他转身安慰小刘陈：

“小丫头，免伤心。你哪知道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，只要有水就有咱唐山华侨。”

中午时分，他们来到了一条河道口。

他们放眼望去，一片浩浩荡荡的芦苇连接着内河与大海。在这片绿色植物与海水之间，蜿蜒扭动着一条巨石跳架成的长长石桥，桥头立一石碑“天下无桥长此桥”。车上的人也下来，步行的也走到桥亭，他们要水喝。阿月与坤耀则手牵着手往水边的码头走。

“娘子，这就是老人经常讲的安海五里桥。”坤耀指着那石桥解释。

“阿哥，你以前来过这里吗？”阿月款款地问道，

坤耀微笑地摇了摇头。他们背后传来车把式的歌仔戏调：

“此镜可重圆，师傅心明亮，温软在青铜，映照那佳人。”

随他歌声，受惊的鹭鸟从芦苇里飞了出来，转而飞翔高远的天空。

“阿哥，你要能象那鸟儿，每年回家乡一趟，该多好。”

“姑丈要我去侨批局当学徒，顺这个工作方便，我每个月可以捎信回来。姑丈源叔还要我学习汤加落文、西班牙文、英文、日文。如果我用外文写信，娘子你可会读懂我的心意？”

“我有《唐诗三百首》，‘心有灵犀一点通’，我不用读你的蝌蚪文字。”

车把式与老二也在远处慢慢地沿着河道散步，他们也聊得挺投机。

把式问：“你看那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，可很妒忌大哥，对不？”

老二听了翻白眼。

把式说：“你是个懂事的孩子。等到了厦门以后，我介绍一个日本婆给你做朋友，如何？”

老二顿觉诧异，停住了手里抽打水草的鞭子。

“那日本婆与你一般的年纪，长得象绝代佳人。有说法是白泡泡，幼猫猫，十分的妖艳，还会唱歌仔戏。”

老二听得直傻笑。

小大人模样的坤耀郑重地说：“等我学会做生意，当了经理与襄理，我会回来看你。”

“什么是经理、襄理？”

“就是北方人的掌柜、老板。”

“是不是老板没关系。我听说番婆个个很漂亮，又会唱歌，又会跳舞。你千万不要被迷了。”阿月忍不住了眼泪想哭。

“沧---海---桑---田---，海---枯---石---烂---，永---不---变---心”

坤耀搂住了阿月的肩膀，阿月将其推开。

“等到海枯石烂，我也成了老太婆。”阿月喃喃自语。

“史记里说，孔子是他父母野合所生。。。 ”坤耀小声说。

“不行。你现在身子不好。我读过生理卫生，学过接生与护理。况且，我是一个人，不是动物哦。只要你以后千万记住，别给我生了一个番儿回来。。。 ”阿月猛然后退，一脸正经地交代了。

满载货物与客人的帆船在春天的微风细雨中慢慢行走，初次出远门的少男少女互相依偎地坐在甲板的小竹凳子。两岸尽是水墨画般的古厝和树木。黑色的屋顶瓦片渐渐淡化成涂红土黄的颜色。建筑的外观告诉客人，船接近同安、厦门。突然间，老鼠从船舱里窜了出来，唧唧逃走。里面传来源叔的咒骂声：